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破產者

邊孫著

郭智石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劇中人

漢銀錢爾特

錢爾特太太

范爾鮑克

西納

錢爾特的女兒

中尉哈馬

西納的未婚夫

薩納司

錢爾特親信的書記

傑克勃遜

錢爾特釀酒廠的經理

貝蘭脫

律師

經紀人

牧師

泊蘭姆

海關的職員

林特

費尼

凌

何姆

客人

牛崇

牛遜

番兒勃

第一齣

第一幕

佈景——錢爾特家裏的坐起間直通走廊，走廊兩邊，飾以花草。廊外就是海，海中島嶼林立，沿着海岸，來往的船隻，歷歷可見。這是很熱的夏天。一隻樣式很好的快艇張着帆，泊在走廊下面的右邊。這間坐起間布置華麗，放着許多花草。牆的左邊，有兩扇法國式的窗子；右邊有兩扇小門。一張桌子放在當中；許多圈椅、搖椅放在四圍。右邊的前面放了一張沙發。中尉哈馬倒在沙發上，西納坐在搖椅。

哈馬 我們今天做什麼？

西納 (她自己搖椅) 唔！(一停。)

哈馬 昨晚坐船很痛快的。(打呵欠)但是今天要晒。我們去騎馬麼？

西納 唔！(一停)

哈馬 我倒在沙發上太熱。我想要走動走動。(站起來，西納一面搖椅，一面低聲唱歌。)西納請你彈琴給我聽。

西納 (把她的話當着歌曲的唱)鋼琴壞了。

哈馬 那末，請你讀給我聽！

西納 (如先前一樣向窗外看)他們把這些馬去游泳。他們把這些馬去游泳。他們這些馬去游泳。

哈馬 我想我也要游泳。或者等到吃點心時候。

西納 (如先前一樣)那末，那時我的胃口很好——胃口——胃口。(錢爾特太太從右邊慢慢地走來。)

哈馬 你看來很有心事的樣子。

錢太太 是的，我不知道怎樣辦。

西納 (如先前一樣) 我想你意是爲要宴會麼？

錢太太 是的。

哈馬 你要等人麼？

錢太太 是的，你父親寫信給我說費尼先生來了。

西納 (說話) 是的，這是最討厭的人。

錢太太 煎鮑魚，燒雞子這兩樣菜怎麼做呢？

西納 前日我們已經吃過了。

錢太太 (歎氣) 我們這裏什麼東西都沒有。現在市場裏也揀不出什麼好的東西。

西納 那末，我們差人到市鎮去。

錢太太 噯，這些飯菜，這些飯菜！

哈馬 (打呵欠) 無論怎樣，這是一生常吃最好的菜。

西納 吃，是的——但是不會烹調——我從來沒有烹調過一次。

錢太太 （坐在桌邊。）一個人能够烹調，常常想到新鮮的東西。

哈馬 我時常告訴你，你爲什麼不到旅館叫一個廚司務來呢？

錢太太 噯，我們已經試驗過了，但是麻煩得很。

哈馬 是的，因爲沒有新菜，最好用一個法國廚司務！

錢太太 是的，不過要時常在他旁邊翻譯——但是這次宴會我沒有工夫在旁邊。近來我

才知道辦事這樣的困難。

哈馬 我一生沒有聽到如在這裏關於辦菜的事體這樣麻煩。

錢太太 你知道你從來沒有住過昌盛的商人家里——當然的，我們的朋友大半都是商

人——他們許多對於吃食一道都是很講究的。

西納 那是實在的。

錢太太 你今天穿那件衣服麼？

西納 是的。

錢太太 你每天換一件衣服。

西納 嘎，假使哈馬不歡喜藍的，灰的衣服，我怎麼辦呢？

哈馬 我都不歡喜你的衣服。

西納 真的，——我想你自己給我定一件衣服。

哈馬 同我一道到市鎮去，我給你定！

西納 是的，母親——哈馬同我決心再回到市鎮去。

錢太太 但是你從市鎮到這裏不過只有一二個星期。

哈馬 只有二個星期就覺得太久啊！

錢太太 （默想）現在宴會的事體怎麼辦呢？

范爾鮑克遠遠地從走廊走來。）

西納 （轉過看范爾鮑克。）小姐請進來！

哈馬 (轉過來) 帶來一束花哈哈! 我曾經看見過的!

西納 你有麼? 你把這束花送給她麼?

哈馬 不, 我經過花園——看見這束花在范爾鮑克涼亭裏桌上。
范爾鮑克, 今天是你的生日麼?

范爾鮑克 不是。

哈馬 我想不是。今天或者有別的宴會麼?

范爾鮑克 不是。(西納忽然大笑。)

哈馬 你笑什麼?

西納 因為我知道哈哈, 哈哈!

哈馬 你知道什麼?

西納 那個的手收拾這張聖臺啊哈哈, 哈哈!

哈馬 我想你以為是我的手麼?

西納 不是，收拾聖臺的手比你的手還要紅哈哈，哈哈！

（范爾鮑克把這束花拋在地上。）啊，在這樣熱的天氣不要笑得厲害。但是這是很有趣的。他或者想到那個意思哈哈，哈哈！

哈馬 （笑）你以為——？

西納 （笑）是的！你一定知道范爾鮑克——

范爾鮑克 西納！

西納 ——她差了许多高貴的情人去做事體，但是仍舊免不了紅手人的注意——哈哈，哈哈！

哈馬 你以為是薩納司麼？

西納 是的！（手向窗門指出）那邊有一個犯人范爾鮑克，他如少女般默想，等着你來，手裏握着你所捏過的花——如同你剛來的樣子——

錢太太 （站起來）不是，他是等你們的父親。嘎，他要看他。（沿着走廊走出來。）

西納 是的，這真是父親——騎一匹棕色的馬！

哈馬 騎一匹棕色的馬上啊！讓我們去向這匹棕色的馬請安！

西納 不——不去！

哈馬 你不去向這匹棕色的馬請安嗎？一位騎兵官的太太一定先愛丈夫後再愛馬。

西納 那末，他必定愛馬甚於愛妻。

哈馬 什麼？你同馬吃醋麼？

西納 噯，我很知道你歡喜我不及歡喜馬。

哈馬 來啊！（把她從椅子上拉起來）

西納 但是我對於這棕色馬毫無興趣。

哈馬 好罷，那末我一個人去罷！

西納 不，我要去。

哈馬 （向范爾鮑克。）你也去歡迎這匹棕色馬麼？

范爾鮑克 但是我歡迎我的父親！

西納（去時向後看。）是的當然的——我也歡迎我的父親。（他同哈馬走出去。）

（范爾鮑克走到最遠的窗邊，站在那邊向外去看。她的衣服的顏色同長的窗帘的顏色一樣，又一塊雕刻像及花把她蓋住使走進房裏來的人看不見她。薩納司走了進來，帶了一隻小鞍袋及一件大衣放在門後椅子上。他轉過來看見地上這束花。）這裏是一束花！她偶然丟在地上還是拋在地上呢？不要緊——這束花總是她拿過的，把這束花拾起來，並且接吻，打算帶去。）

范爾鮑克（向前走來。）不要動！

薩納司（手裏的花落在地上。）范爾鮑克小姐，你在這裏麼？——我沒有看見你——

范爾鮑克 但是我能看見你找什麼東西。你膽敢用花同我來搗亂，並且用你的——你的紅手（他把他的兩手放在背後。）

你膽敢對我家裏各人以及市鎮上的人把我當作笑柄麼？

薩納司：我——我——我。

范爾鮑克：關於我什麼事體？我不想我應得人家一點的尊敬麼？假使你不留心一點，將你

趕出去！現在快走出去，讓別人進來。（薩納司一轉，兩手放在前面，沿着遊廊向
右邊走出去。同時錢爾特由遊廊那端走來，後面跟着哈馬，西納。）

錢爾特：是的，這是一匹好馬。

哈馬：好麼？我不相信我們國裏有這樣同樣的好馬。

錢爾特：我敢說你有沒有注意牠一根毛都沒有變過麼？

哈馬：多大的肺呀！這樣一匹美麗的馬——牠的頭，腿，頸，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一匹美麗的馬。

錢爾特：是的，這是一匹很漂亮的馬；（從遊廊看見這隻快艇。）你沒有出去坐船？

哈馬：昨夜我在島中坐船，今天早晨才同這些漁船回來，坐得很痛快的。

錢爾特：我很願有功夫也去坐船。

哈馬 但是在你的方面，這是不過一種理想，你真的沒有功夫麼？

錢爾特 嘎，或者我有功夫，但是沒有意思。

西納 你的事體怎麼樣？

錢爾特 不好。

范爾鮑克 （向前走來）父親，歡迎你回家！

錢爾特 我愛，謝謝你！

哈馬 事體沒有辦法麼？

錢爾特 現在沒有辦法，就是我拿了這匹馬的緣故。

哈馬 那末，你從破產中所拿出來惟一的東西就是這匹棕色馬。

錢爾特 你可知道這匹馬我花了三四千磅的金錢呢？

哈馬 嘎，無論怎樣，那是牠的過失！然而，假使事情愈加不好，你把牠變賣——牠是無價的！

（錢爾特轉過，放下帽子外套，脫下手套。）

西納 這是很有趣的看你們談馬談得這樣起勁。我想這是你們惟一的興味。

哈馬 是的，假使我不是騎兵官，我情願做馬！

西納 謝謝你，我是什麼？

范爾鮑克 嘎，我只願做馬鞍放在你的背上！嘎，我只願做馬鞭打你的腰部！

哈馬 嘎，我只願做花放在你的——不是「手」不對。

錢爾特 （走出來迎接錢太太，她從右邊走進來。）唉，我愛，你好麼？

錢太太 我看這樁事體愈加困難。

錢爾特 我愛，你常常有這些事體。有什麼東西吃麼？

錢太太 是的，東西預備好了等你來了。（一個女婢拿了托盤放在桌上。）

錢爾特 好啊！

錢太太 你要喝杯茶麼？

錢爾特 不要，謝謝你。

錢太太（坐在他旁邊，給他倒了一杯酒。）莫來家裏所辦的事體怎麼樣呢？

錢爾特 不好，我已經告訴你。

錢太太 我沒有聽到你告訴我。

范爾鮑克 我今天接到南娜莫來寄來一封信。她告訴我關於這樁一切事體——怎麼家裏的人一個都不知道，直到法官來才知道。

錢爾特 是的，一定有可怕的形象。

錢太太 他有沒有告訴你做什麼事體麼？

錢爾特（吃的時候。）我也沒有對他說。

錢太太 我愛！你們都是老朋友啊！

錢爾特 噢！老朋友！他看起來好像失去知覺的樣子。他家裏的情狀我很知道。我再不願意聽他向我訴苦。

西納 他家裏實在苦麼？